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新聞紙類

民國十四年十一月初十日出版
(第二十三期)

紹興醫藥月報

總發行所

紹興城內
石門檻

紹興醫藥月報社

第二卷 第十號

中華民國十四年夏正十一月初十日出版

紹興醫藥月報第二卷第十一號(即第二十三期)

本報編輯員

【總編輯】杜同甲

【副編輯】何廉臣

【分編輯】胡瀛嶠

楊質安 胡寶書

王邈達 單遠薌

汪竹安 楊厚栽

徐仙槎 王鐵如

蔣彬臣 何幼廉

潘文藻 田康濟

徐秋生 胡思範

周越銘

傅伯揚

陳樾喬

錢少楠

高芷沅

何筱廉

汪詠裳

李養和

編輯所

浙江紹興城內宣化坊
紹興醫藥月報社

總發行所

浙江紹興城內石門檻
紹興醫藥月報社

分發行所

浙江紹興城內大街
天芝堂藥號

印刷所

浙江紹興城內小教場
紹興印刷局

名譽贊成員

名譽編輯員

名譽社員表

以上皆紹城大藥店各經理熱心公益每年認經費洋十二元正共圖醫藥之推廣

盛賜仲君	張天漢君	俞少村君	胡思疚君	張榮堂君
姜證禪君	陳秉衡君	胡雨湘君	胡隱燦君	陳子英君
薛軼塵君	張琴蓀君	姚曉澄君	謝杏田君	朱鞠堂君
徐叔蓀君	鮑薌谷君	姚偉澄君	陶仲安君	朱仲華君
王叔梅君	錢聿聲君	朱閔仙君	陶叔祥君	章天覺君
王子裕君	胡坤圃君	平宜生君	蕭叔明君	

章太炎君	吳玉純君	張壽頤君	惲鐵樵君	何公旦君
史介生君	袁桂生君	胡天宗君	傅麟園君	高思潛君
楊如侯君	周小農君	王肖舫君	時逸人君	張破浪君
張壽甫君	陸晉笙君	楊燧熙君	張汝偉君	華照葵君
楊孕靈君	孫伯康君	裘士東君	徐經才君	沈仲圭君

震元堂周乾生君	天芝堂沈企周君	老三瑞羅懷邦君	至大號葉鴻章君
天寶堂蔣宗濂君	利生堂林子膺君	天益堂潘文壽君	仁德堂陳寶仁君
上壽堂梁國賢君	光裕堂張丙陽君	天祿堂林炳水君	丁裕昌丁星階君

民國十四年本報第二卷第十一期目次

論文 昏暈猝厥不可概用痧藥說 嘉定張山雷 心生血脾統血辨 沈仲

主撰 朱慕陶校

學說 女科學箋疏 蘭溪張壽頤 錢氏小兒藥證直訣義疏 嘉定張山雷

醫學新闡 續前 高思潛 赤痢 裘仰雲 錢氏產科驗方 錢

少楠編 壽祺校錄 新解兒難 何幼廉

醫案 冬溫麻疹案 續全 何益贊 蔡濟川 會診 記誤服熱藥之治驗 楊孕靈

雜錄 專治經驗瘋癲狗咬傷方 何幼廉錄

事件 呈請教育部中醫加入學校系統文 福建吳錫璜

問答 問腕痛吐水治法 廣東陳樹生 答陳君問腕痛吐水治法 楊燧熙

通訊 張壽頤先生來函 李斐如先生來函

介紹張氏中風斟詮

此書係蘭溪中醫學校教務主任張壽頤先生撰述。其學說融貫古今。溝通新舊。剝膚存液。崇實黜華。爲治中風者定一標準。本社同人。固多欽佩。廉臣尤贊其學雖參西。方選國粹。閱報諸君。諒必先覩爲快焉。

總發行所蘭溪中醫學校 定價 官堆紙每部一元五角 重太紙每部一元

介紹諸名醫醫書籍

名醫楊燧熙先生醫書二種。衛生必讀婦幼廣義先出。衛生必讀現已工竣。此書從數十年中經驗得來。以視坊間牟利之書。其相去豈可以道里計哉。無論青年中年老年閱之。即可永保遐齡。不生疾苦。可謂行海之指南也。

總發行所鎮江城內楊燧熙醫寓 實價大洋四角 外埠加郵二分

昏暈猝厥不可概用痧藥說

山雷稿

時當長夏。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濕濁薰蒸。空氣滯穢。感觸之者。往往猝然眩暈。目黑昏花。甚則人事不知。遽爾僵仆。吾吳俗諺。謂之痧閉。

亦曰痧氣。治此症者。習用通關散。紅靈丹。諸葛行軍散。痧氣蟾酥丸之屬。或則搖鼻取嚏。或則開水調灌。利在速治。遲且不救。其得嚏者。頃刻來甦。神志清醒。誠以穢濁之氣。胥由口鼻吸入。肺胃首當其衝。其昏暈厥仆者。則惡濁之氣。由肺胃遞入脈絡。血液爲之停滯。氣血周流。因之阻礙。故患此證者。初覺胸脘窒塞。旋即目眩頭昏。周身肌肉。淫淫如蟲。甚則唇舌皆麻。全體頑痺。而立者傾。坐者仆矣。斯時病者唇舌面色。無不淡白如紙。甚則灰黯有死氣。脈搏亦即停伏。設令不爲急救。則不十分鐘而血脈皆停。氣亦隨閉。其人又安有生理。惟行軍散諸藥。芳香走

竄。斬關奪門。實能宣通氣機。開泄濁穢。是以應手輒效。藥到春回。而通關散之辛皂並行。氣雄力銳。噴嚏一聲。肺胃之竅道通達。而全身脈道。胥爲一震。斯血隨氣行。自然神識清明。風波大定。所以此症外治。別有刮拍針刺。擠取惡血等法。無一非開宣脈絡。助其流通之意。斯則急痧之捷驗要訣。而向來醫書。謂之中暑。亦曰中暈。皆以爲暑熱蒙蔽性靈。議論尙屬膚庸。未盡窺透此中機括。惟製此行軍散蟾酥丸等方者。能利用腦麝。大香大開。而更以皂莢之辛烈。蟾酥之迅行。既能掃蕩毒氛。又以遍解除穢惡。抑且無堅不破。無閉不通。是皆所謂痧藥之絕大效力。固已遍行全國。婦孺皆知。任之不疑。生死肉骨。痧藥功績。亦偉矣哉。而獨至外無感觸之惡穢。內非血脈之不通。亦有忽然神糊。目花眩暈。馴致陡失知覺。仆不能興者。雖其狀況。未嘗不與痧閉之昏瞢。同一形態。而究其

情實。則爲陰虛於下。陽浮於上。氣血陡升。冲激入腦。震擾神經。而失其知覺運動。此素問之所謂薄厥。即新學家之所謂血冲腦經。病在神經陡亂。而不在肺胃濁蒙。雖病此者有虛實兩症。虛者目閉口開。氣息奄奄。二便自遺。汗流頭角。是爲脫症。實者目張手握。氣粗息高。面澤如油。痰鳴如鼾。是爲閉症。兩者亦相處於極端對峙之地。而其爲神經之病則一味者不知。亦習見於痧藥開竅之屢奏奇績。而惟亟亟焉大劑頻投。續續不已。則芬芳之氣。適以助氣血之上冲。而閉者益閉。脫者大開。頃刻之間。遂爲不治。是亦孝子慈孫之所萬不及料者。而要之猝暈之病。氣升冲腦。最爲多數。靜以待之。猶有生機。惟誤服腦麝。誤嗅通關者。則根已撼而握之愈浮。木已搖而速之立蹶。直無異於教獐升木。救火抱薪。摧命靈符。含藥即逝。此其理惟王氏孟英醫案中。曾約略言之。而僅露端倪。

未申奧義。閱者亦不能知此中真相。其他醫書。雖如煙海。從未一言及此。無怪乎世俗之號爲知醫者。一見是證而望之却步。瞠目直視。無所措其手足。更何論乎不識醫理病理之家人婦子也耶。然因此而誤隕其生者。實已不可勝數。故備論之。以告世之有心者。正不僅爲庸庸之市醫。垂涕而道也。若夫血冲腦經之病理治法。則尙非一二千言之所能詳盡。余已有中風劑詮一編問世。固言之備矣。茲姑從略。

心生血脾統血辨

沈仲圭撰稿

朱慕陶校正

嘗讀生理學。知心爲統血之臟器。蓋心以肺靜脈輸入含有養氣之鮮血。藉唧筒作用。入於大動脈。經毛細管而齎於臟腑百骸。以營養之。一方攝取老廢物。運諸肺、腎、皮膚。以排洩之。如是之工作。曰新陳代謝。亦即血液之循環也。

然臟腑之廢料。既以循環而除去。百骸之消耗。又緣循環而補充。則血液感受缺乏。若不設法增益。奚能保其常量。而維持生活耶。此造化所以更生一胃。令造血漿。以彌補之也。夫食物入胃。胃即分泌胃液。並起廻旋運動。使成糜粥狀。爲毛細管所吸收。上入靜脈。滋養全身。證諸中說。即內經所謂「人受氣於穀。穀入於胃。以傳於肺。五臟六腑。皆以受氣（氣者水穀之精微也）」之理。

由斯觀之。統血者心也。生血者胃也。心明明統血。而反曰脾。胃明明生血。而反曰心。其爲傳寫之訛。殆無疑矣。

抑有進者。吾人既知心統血。胃生血。則對於脈微欲絕之用強心劑。貧血萎黃之投健胃藥。其原理不難聯想而得。而補虛之當顧胃氣。尤彰彰明矣。

顧難者曰。予謂心統血。固矣。若脾西人目爲製白血球之所。足見有生血之可能。且脾胃相爲表裏。言臟而腑在其中矣。故「胃生血」一語。不如易爲「脾生血」。較爲的當。即曰傳寫之舛。上下倒置。亦近於理。

答曰。白血球在普通經脈中。紅血球中所含之量。爲七二。與一之比。若在脾靜脈。則爲四與一之比。脾靜脈中。既含此多量之白血球。遂生「脾造白血球」之一說。至其功用。有謂能殺黴菌者。有謂割去脾臟。并無妨礙者。諸說紛歧。莫衷一是。吾人安得援之作証耶。至表裏之說。因古人之所謂脾。乃合脾胰二臟而言。（說見山西醫誌高思潛君說脾一篇。脾固輸其汁於十二指腸。以化食糜。故曰「脾胃相爲表裡」也。

說甚新穎可爲自古不化者當頭棒喝予故曰改良醫學必先從研究人體生

理學始

副編輯識

鳴聲究竟何若。及是土之何能治驗。實是百思而不得其理。但據產寶與小兒在腹中哭并爲一條。則仍是腹內之兒鳴。或鳴聲之較大者耳。病情藥性。俱不足徵。存而不論可也。

腹內兒哭

（箋疏）兒在母腹。雖已成形。然在未離胎盤之時。當無自能發聲之理。孟英所謂讐言。洵然。惟妊婦腹有啼聲。確是時或遇之。撒豆於地。令妊者俯身拾取。其聲可止。頤雖未親見。然亦嘗聞之鑿鑿。則在王清任又何以解此。頗似產寶兒含疙瘡一說。庶幾近似。孟英謂身中之事。不能身外揣測。洵是至理名言。惟王清任之改錯。欲據暴露屍骸之獸食殘餘。及刑場劊子抓在手中之剖出臟腑。以論生前之若何部位。若何運化。則仍是揣測而已。陸九芝謂教人於義塚地上及殺人場上學醫。其言已極堪發噱。若古

書中所言之形態。誠不免以訛傳訛。然終是展轉傳抄。魯爲魚而帝爲虎。決非上古之不是。清任之說。不過拾得西人緒餘。而諱言所自。借異說以欺人。孟英反謂西學與王說略同。是已墮清任術中而不悟。頤竊謂能據解剖之眞。以正從古相承之謬則可。欲據清任之言以廢遺傳之舊。必大不可。昔人有詠鸚鵡句曰。齒牙餘慧纔偷得。便倚聰明學罵人。清任之學。是其類耳。

養胎

（箋疏）徐之才逐月養胎之說。千金方婦人門。載之甚詳。巢氏病源。尤爲繁瑣。蓋六朝時相承之舊。未必果爲徐氏所發明。試尋繹四五六七八等月。受五行之精以成血脈筋骨等說。均是架空立言。想當然之事。於實在生理。無從證實。而九月始受石精之氣。以成毛髮。（巢源作成皮毛）獨於五

行之外。添設一個石字。尤非醫理之常。益可證爲憑空結撰。必不足徵。

則所謂某月某筋脈養胎云云者。不過隨意分配。佛氏所謂一切幻境。皆由

心造。庶幾近之。而隋唐以後。視若聖經賢傳。無不依樣葫蘆。借撐門面

。靜言思之。殊堪發噱。顧明知此等舊說。相沿悠久。習醫者方且資爲談

助。以詡博聞。一旦陡然駁斥。嗜右者必嗤爲師心自用。蔑視前人。究竟

問其如何分經而養之理。則據病源謂肝主血。一月之時。血流澀。始不出

。故足厥陰養之。尙似言之成理。然血發於心。而附會肝經。已是牽強。

又謂二月之時。兒精成於胞裡。故足少陽養之。則不知胎孕於子宮之中。

何以與足少陽膽發生關係。抑且兒精成於胞裏一句。似是實非。胎結子宮

。豈可與旁光之胞。并作一物。（中醫本無子宮之名。實是生理學中一大

缺典。）至三月。則謂手心主者。脈中精神內屬於心。能混神。故手心主

養之云云。直是不成文理。尤其可笑。四月則謂手少陽三焦之脈。內屬於府。四月之時。兒六府順成。故手少陽養之。五月則謂足太陰脾之脈。主四季。五月之時。兒原支皆成。故足太陰養之。六月則謂足陽明胃之脈。主其口目。六月之時。兒口目皆成。故足陽明養之。七月則謂手太陰肺脈主皮毛。七月之時。兒皮毛已成。故手太陰養之。八月則謂手陽明大腸脈主九竅。八月之時。兒九竅皆成。故手陽明養之。九月則謂足少陰腎脈主續縷。九月之時。兒脈續縷皆成。故足少陰養之云云。可笑者不一而足。明是淺人附會。假託之才以售其妄。竊謂徐氏累世名醫。斷不荒謬至於此極。徐藹輝所引人經之說。亦爲古書所蒙。殊不可信。王孟英略而不道。固亦有見於此。若孟英所論母氣不足一節。至理名言。洞見癥結。

〔箋疏〕巢氏此說。不見於今本病源。并不見於千金外臺。未詳堯封出於何

變黑。難治也。

（疏）痘証發熱。而見點極速。多屬極危極險之候。良由毒燄太盛。故發之暴。無不周身密佈。泄盡真元。卒於不治。內外微紅者。火燄尙輕。故爲輕症。外黑內赤者。外雖勢熾。而根之血液尙充。故爲重症中之較輕症。外白內黑。則根本之血液已變。甯非危候。若黑點有如針孔。是爲焦陷。毒勢甚盛。而血液不繼。不能外達。凶險何如。青乾紫陷昏睡以下至二便不通等証。無非毒有餘而陰津不足。無以化漿透達。盡是危候。此條辨證。雖止寥寥數言。而虛實夷險。已爲指示南針。樹之正鵠。中道而立。能者從之。因端循緒。亦可舉一反三矣。

有大熟者。當利小便。有小熟者。宜解毒。若黑紫乾陷者。百祥圓下之。不黑者。慎勿下。更看時月輕重。大抵瘡疹屬陽。出則爲順。故春夏病爲

順。秋冬病爲逆。冬月腎旺。又盛寒。病多歸腎變黑。又當辨春膿。夏黑陷。秋斑子。冬疹子。亦不順也。雖重病猶十活四五。黑者無問何時。十難救一。其候或寒戰噤牙。或身黃腫紫。宜急以百祥圓下之。復惡寒不已。身冷出汗。耳尻反熱者。死病也。何以然。腎氣大旺。脾虛不能制故也。下後身熱氣溫。欲飲水者可治。以脾土勝腎。寒去而溫熱也。治之宜解毒。不可妄下。妄下則內虛。多歸於腎。若能食而痢頭焦起。或未黑而喘實者。可下之。身熱煩渴。腹滿而喘。大小便澁。面赤悶亂。大吐。此當利小便。不差者。宣風散下之。若五七日痢不焦。是內發熱。熱氣蒸於皮中。故瘡不得焦痂也。宜宣風散導之。用生犀磨汁解之。使熱不生。必著痂矣。

（疏）大熱在裏。法宜泄導。仲陽惟恐誤下裏虛。致令內陷。故最謹慎。